

罗华俊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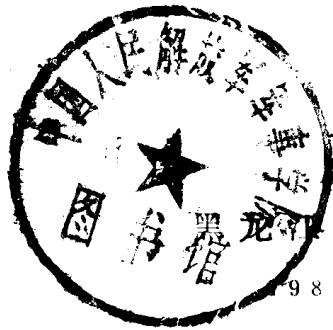
霓虹光





2 039 1155 2

霓虹光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3年·哈尔滨



2 039 1155 2

责任编辑：王 皎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霓虹光

Nihongguang

罗华俊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6 14/19·插页 2·字数 142,000
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71,000

统一书号，10093·582

定价，0.51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长篇小说。锦都市百货公司的谢武和锦光商场的业务科长凌瑶，打着“对外开放、对内搞活经济”的旗号，用尽各种卑鄙手段，把百货公司的副经理和锦光商场的总支书记拉下水，组成一个走私集团。财贸红旗手陈国瑛和他们作斗争，被他们栽赃陷害，打成“窃贼”。市委财贸部几次派人调查，他们封锁得水泄不通，无法弄清真相。后来，市委财贸部把青年作家柯平派到锦光商场体验生活，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奋斗，在几位正直青年的帮助下，终于挖出了走私集团，为陈国瑛平了冤案。

作家打进违法分子内部，揭露他们的罪行，这种写法，是新颖别致的。书中情节复杂生动，写出了当代经济领域里的不正之风，更写出了很有作为的一代青年，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。

第一章

五彩缤纷、琳琅满目的货柜逐渐暗淡下去，使柯平蓦地意识到白昼已经悄然逝去，夜幕已经无声降临了，各个商品专柜和橱窗里的霓虹灯，倏地亮了起来。

柯平是一个文学杂志社的小说编辑。也许是他的一种职业本能吧，就在灯光一排排亮开的同时，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中篇小说的篇名——《霓虹光》。这不仅仅是一种下意识地反应，而是某些青年文学朋友津津乐道的创作灵感：奇特的灯光使他的创作意识“流”进了创作境地……

“真是滑稽……”他心里这样想着，脸上不由地淡淡一笑，又循着由一排排橱窗和货柜夹峙而成的甬道，游游逛逛地向前走去。

《霓虹光》，《霓虹光》……他脑子里不停地跳着这篇小说的篇名。

晶莹耀眼的霓虹灯光，把本来就绚丽多彩的锦光商场，装点得更加富丽堂皇，放眼望去，仿佛是一座神奇的宫殿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不是彩虹，胜似彩虹，明灭交替，宛如节日的焰火，具有十分诱人的魅力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步入场内的长廊和大厅。在一整天的辛勤劳动或工作之余，步履悠闲地逛逛商场，即使不选购什么商品，看看

这五光十色的各式商品和奇幻的霓虹灯光，听听那美妙的轻音乐，倒也赏心悦目，心旷神怡。

然而，此刻的柯平，却不是这种“逛商场”的游人。他没有周围人们那种悠闲的心境。他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，使他以特殊的目光，在商场内逛来逛去，进行着不为旁人察觉的观察。

眼前又出现一个耀眼的“霓虹灯广告”。

他在家用电子设备专柜前停住了。他久久地凝视着专柜上方设计得十分华丽花俏的、只有四、五平方米的霓虹灯广告。倘若把它放置在建筑物的顶端或者门首，倒也并不过分；但是把它放在众多货柜已把空间挤得狭小的营业厅里，就显得鹤立鸡群，分外惹眼了。尤其显得突兀而又令人瞩目的，是广告的新颖设计。随着各种艳丽色彩的变幻、跳跃，闪动的灯光，递次构成各种名牌电视机、收录机的图案和商标：

金星

飞跃

凯歌

海燕

春雷

.....

五彩斑斓，光怪陆离：“真是八十年代啊！”柯平不由得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！二十年前，就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最末一年的一九六二年，他被分配到这个商场。当时他和他的同学们，由锦光商场总支书记兼经理唐一凡领着参观。唐一凡曾兴奋地向小青年们介绍“世界上最新式的无线电”。而那种

“最新式的无线电”，无非是几台音色嘶哑的“半导体”；过了十年，他被突然调走，在这里“站好最后一班岗”的时候，橱窗里最招人羡慕的，也不过是三波段带高低音旋纽的“红灯”牌收音机。而这一切，如今连近郊的农民也不屑一顾了。自从实施“搞活经济”的方针以后，各方面的生产潜力被积极调动起来，所以近两三年来，市场变化之快之大，简直超过了人们预想的速度。一度是人们拿着钱还需找“门路”才能买到的紧缺商品，如今是彼此竞赛、各自炫耀，拼命招徕顾客了。这变化，这特征，尤其集中表现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广告上。

“难怪叫《霓虹光》啊！”柯平想到了那篇颇为奇怪的小说来稿，“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命题！”

十天以前，柯平在成堆的来稿中发现一篇题名《霓虹光》的小说。论篇幅，比中篇短一些，比短篇长一点。故事生动，文笔流畅，字迹工整，文化用品公司印制的标准红格稿笺，二百多页，从头至尾，连一块涂抹的痕迹都没有，足见作者是相当郑重其事的。可是与此相反，作者在来稿的附信里，却又轻描淡写，对待自己作品的不严肃，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：

编辑同志：寄上的小说《霓虹光》，请您过目。如阅后认为不便刊用，就烦劳你们把它付之一炬吧。谢谢……

在“致以敬礼”的后面，只署了一个显然是笔名的“沉默”和年月日，没有签上真实姓名，也没有留下工作单位和通讯

地址；在封套的尾款处，也仅仅只有“本市寄”三个纤秀的钢笔字。

“烦劳”编辑将自己的心血成果“付之一炬”，真是一个怪人。柯平自从调到《原野》编辑部以来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附信。他讲给同室的编辑们听，大家也感到莫名其妙。根据“沉默”其人的附信看，这篇小说稿只能由编辑部做两种互为极端的选择——要吗，让它问世，与数十万读者见面；要吗，把它销毁，不退不留。这可让柯平犯难了：作品不乏可取之处，推荐采用吧，又觉得结尾部分调子稍嫌低沉了些，应作较大的修改；暂时不推荐吧，看来作者没有给予商量的余地，况且还不知道该上哪儿去寻找这位作者。怎么办呢？难道真的只有“付之一炬”了？正当柯平对着“稿件处理笺”左右为难的当口，主编柳桦恰好来到小说编辑室。柯平把上述情况作了简单扼要的汇报之后，柳桦很有兴趣地把稿子拿走了。

几天以后，柳桦来到小说编辑室，神情严肃地说：

“小柯，你今天下班以后，请到我家来，柳决同志有要事同你商量。”

柳决是柳桦的弟弟，现任市委财贸部部长。姐弟俩早在十八年前就认识了柯平，虽然那时他仅仅是个十七、八岁的小营业员，但彼此却一见如故，成为莫逆之交，并且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。

当天晚上，柯平来到市委机关宿舍楼的柳桦家。在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房兼客厅里，柳家姐弟热情地迎接他的到来。

三两句简短的相互问候之后，柳决开门见山地对柯平说：

“看来，小柯，你得回‘娘家’去一趟喽。”

“什么‘娘家’？”

柯平一愣，但随即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“娘家”，那是指自己曾经站过十年柜台的锦光商场。可是，他不明白，柳泱同志为什么竟然如此郑重地向自己提出这个要求？而且，联想到柳泱邀请自己时的那副格外严肃的神情，感到事情很有些不同寻常。但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事情呢？柯平却一无所知。

“有什么任务吧？”

柯平望望柳泱，又望望柳泱，探询地问了一句。

姐弟俩不约而同地交换一下会意的目光，随后，柳泱笑着说：

“你大概很久没去过锦光商场了吧！”

柯平点了点头。是啊，很久很久没有去过了。他自从由远离市区的宝瓶县团委调到《原野》编辑部以后，大半年以来，虽然每天上下班都要穿过中心广场的大十字口，从锦光商场门前经过，但却没有一次在那车水马龙的闹市区下过自行车。《原野》自从创刊以来，由于办得生动活泼，充满青春气息，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读者的喜爱。随着发行量的增多，来稿量也日益增大，编辑们把星期天和节假日全部贴了进去，一个个案头上的稿件依然堆积如山，哪有“逛商场”的可能啊？没有闲暇，更没有兴致。

柳泱笑吟吟地瞅着柯平，很有感触地说：

“难怪你没有从小说中看出作者的线索！”

这位年逾半百而精神矍铄的主编，虽然抓起工作来雷厉

风行，严肃得近乎冷峻，但内心却能非常体察下情，对编辑们的工作和生活关怀备至，是一个慈祥的老大姐。

“是吗？！”柯平好奇地撑直身子，仿佛要从沙发上站起来似的，“从那小说里能够看出作者的线索吗？”

柳泱眯着笑眼瞅着他，轻轻按按他的肩头，说：

“别激动，别激动！如果这就足以使你惊奇的话，那么，我把陈国瑛的问题告诉你，你岂不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柯平突然吃了一惊。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，立刻撑身站起来，“国瑛师傅怎么啦？”

“看看，这不，说着说着就来了！”柳泱微微皱起眉头，“要是你沉不住气，不能在任何意外的情况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，那么，我的话也没有必要说下去了。”

这一招儿可真叫灵，柯平立刻冷静下来了。他红着脸，颇为歉疚地笑了笑，随即规规矩矩地坐回了原位。

“说吧，别卖你的关子了！”柳泱冲着弟弟说，“小柯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。老实说，关于陈国瑛的问题，你刚刚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之所以没有跳起来，是因为我早已过了跳起来的年龄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说，我说！”柳泱向姐姐陪着笑脸，但仍然半开玩笑地打趣说，“看你把部下护得多紧！可是你别忘了，小柯以前可是我的部下，而且，很快又会变成我的部下。小柯，我今天找你来，就是关于陈国瑛的问题，希望你冷静地听听，并且冷静地思索。”

柯平沉静地点了点头。

柳泱信任地看了他一眼，接着便开始了他的叙述：

一个多星期以前的一天下午，快要下班的时候，柳泱突然接到百货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经理唐一凡的紧急电话汇报，说是财贸战线上的红旗手，锦光商场的先进工作者陈国瑛，前几天还在党报上宣传报导过，现在突然出事了。一位顾客丢了拾元钱，从她的上衣口袋里搜了出来。因为是当场搜出了赃款，所以舆论大哗，商场党总支很被动，立即向公司党委作了汇报。公司党委根据这一情况，已决定让陈国瑛停职检查，听候处理……

“从锦光商场总支委员会和百货公司党委随后呈报的书面材料看，情况似乎很简单。”柳泱沉吟少顷，暗暗地观察柯平，发现他的确沉住了气，正在耐心地等着下文，心里禁不住暗暗赞赏，但表面上却不露声气地继续说，“可是，事情真的是那么简单吗？我们希望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一些——包括陈国瑛这个保持了十多年红旗荣誉的人，是否真的在一夜之间变成了‘贼’，以及她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个‘贼’的内外因素，以便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。我们派了几个干部下到商场去，但是，都反映他们锦光商场的情况很不寻常，任何形式的调查，总有一种无形的干扰，使调查工作难以顺利地展开，始终打不开局面。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到了你……”

“我？”柯平很感意外，“我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你曾在锦光商场工作过十年，熟悉那里的情况。”柳泱胸有成竹地说，“此外，锦光商场党的总支书记、代理经理高志远，以及主要调查对象陈国瑛，都同你有着很不一般的关系。我让你去，比我们派一个调查组更有利些。这是我们部里几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共同意见，也征得了市纪委的同意。

怎么样？拿出共产党员的气魄来，接下这个任务吧！”

柯平没有马上点头，只是微微地眯起眼睛，右手的食指轻轻地揉着鼻准。柳家姐弟知道这是柯平深深思索时的下意识习惯动作，便静静地看着他，耐心地等待着。果然，过了不一会儿，柯平蓦地抬起头来，微眯的双眼也重新睁大，透出一股坚毅的光彩。不过，他的声音却是十分平淡的，近乎一般人勉强答应的口气：

“好吧，我去试试看。”

柳家姐弟相视一笑。他们所期待的，原本就是这么一句普普通通的话。十多年来，姐弟俩熟悉柯平，了解柯平，他们深深懂得，如此貌似勉强的几个字，这在柯平，却是相当可靠的承诺，胜似某些人不假思索便承应一切的豪言壮语。

“当然，为了尽量排除干扰，顺利开展工作，你到锦光去的公开名义，应该是深入生活，搜集创作素材，做得隐蔽一些。”

“这我明白。”

“另外，就是《霓虹光》这篇奇怪的来稿。”柳桦说，“虽然结尾部分调子低沉一些，但触及的问题很尖锐，很有深度。如果你能帮助作者提高认识，写得更昂扬振奋一些，这将是一篇很有现实意义的好作品。我要给你的任务，就是担任这篇稿件的责任编辑，负责找到作者，扶植到底。”

“至于作者嘛，我给你提供一点线索。”柳决说，“这篇小说稿，我姐姐给我看过了。看得出来，这位署名‘沉默’的人，相当熟悉综合性大商场的的生活。各种人物，各种行当，各种商品的主要专业知识，商业工作中的进、销、存环节的关系，

以及商业上的日报、旬报、月报制度，经营管理，包括其中的弊病和可能出现的经济漏洞，甚至与商场有关的供销采购业务等等，这位作者都非常了解。一个业余作者，不是综合性大商场这个圈内的人，不可能具有如此丰富的商业知识。至于为什么估计到很可能出在你的‘娘家’，那是作品中几次描写到的那个霓虹灯广告给我的启示。这样的霓虹灯广告，目前全市只有锦光商场才有。可以说，这位作者即使不是锦光的人，也一定同锦光有很多联系，你只要多加留心，我想一定能够找到的。”

“好吧，我试试看。”

“不过，你要注意一条，”柳烨扶扶眼镜框，深有所虑地补充说，“从作者不留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，也不愿意退稿的作法来看，作者显然有他的隐衷。为尊重作者的意愿和保护这位作者，关于小说《霓虹光》及其作者的情况，请你一定不要张扬出去，寻找他的工作，只能伺机进行……”

事情就这样当场讲定了。今天，柯平把手中的待用稿办完以后，带上编辑部出具的介绍信，没有回家，在大街上随便吃了一碗面条，便来到了锦光商场，来到了这幅新颖独特的霓虹灯广告前面……

第二章

一个心中有鬼的人，或者心中怀有特殊目的的人，他的神经最敏感。即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他也会瞪着一双莫名其妙的眼睛，神秘地左顾右盼，盯视可疑的过往行人，猜摸对方的行动和由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。此刻，在拥挤不堪的营业厅里，正有这么一双紧盯柯平的目光。自从柯平进入商场不久，这双眼睛就盯上他了。因为柯平实在不象一个逛商场的普通人。他三十五六岁，文质彬彬，淡漠的面部表情，使他那专注而时刻含着思索神采的眼睛显得格外凝重；他什么都感兴趣，又似乎什么都不曾引起他特别的兴趣；看得出来，他不是一个闲逛者，但又很明显，他绝对没有固定的选购目标；没有采购任务，却分明有着超乎“物”外的使命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用作家“观察生活”来解释他的活动，倒是顺理成章的。那双盯住柯平的目光，那目光的主人，是不是这样判断柯平呢？我们是不得而知的。而那目光的主人究系何人，什么模样，我们也弄不清楚。熙来攘往的人流，恰好形成一道理想的屏障。尤其此刻的柯平，又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霓虹灯广告前面。而这新颖独特的霓虹灯广告，原本就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目光，谁能如此精细地从这众多的目光中剔除一个视焦稍有偏移的人呢！

然而，左顾右盼的柯平，偏巧在这一瞬间，和那盯视的目光互相一瞥，两道目光碰上了。是第六感官的信息作用呢，还是由于思维判断能力的敏锐呢？总之，这“一瞬即逝”的目光，引起了柯平的警觉。他敏感地省悟到，那双奇特的目光已经盯住自己好一阵子了，而那目光又是那样眼熟。可他是谁呢？可能是谁呢？谁有必要那样暗中盯视呢？

恰在这时，一直萦回在耳畔的轻音乐戛然而止，使柯平费力捉摸的思绪也蓦地中断了。声波这玩意儿也真怪，骤然震响或骤然消失，都能给人造成强烈的听觉刺激。

“管他是谁呢，爱盯由他盯去好了！”

柯平甩掉那个目光造成的疑问，顺着顾客自然形成的流动方向，慢慢向家用电子设备专柜走过去……

在雪亮的日光灯和闪烁的霓虹灯下，一群探头探脑的围观者，挤在一台正在试放的二十吋彩色电视机前。荧光屏上虽然是大家早已熟悉的电视播音员，但围观的人们仍然显得那样专注，一个个热心地张大着嘴巴，神态极其认真严肃。而柜台另一头播放着同样节目的几台黑白电视机，却几乎无人一顾。色彩的魔力，在这里得到了雄辩的验证。离柜台不远的商品陈列架上，一台台各式型号的高档收录机，样式新颖，整齐排列，锃亮的镀铬，反射着霓虹灯变幻的彩光，斑斓旖旎。

柜台后面的营业员大都很年轻，一个个穿着浅褐色涤卡工作服，既整齐又精神。只是同大多数人满为患的单位一样，这里的营业员也稍嫌多了一些。俗话说：一个挑，两个抬，三个四个劲不来。众多的营业员里，除了一个神情有些悒郁

的女青年还算认真接待顾客外，其余的人没事可干，仿佛是在这电子设备堆中搞“音乐沙龙”的，高谈阔论，一脸的轻松悠闲。一个埋头在抽屉里挑选什么的姑娘，恰在这时抬起脸来，手里拿着一盘封套是彩色照片的进口原声磁带。姑娘二十多岁，身材颇长，眉眼漂亮，披肩的卷发蓬松秀丽，新颖时髦，显然是自己动手改收过腰围的工作服，紧身合体，恰到好处地衬出她那优美的身段线条。也许她时时都在为自己的美丽而骄傲吧，此刻，她目不斜视地走到亮着红灯的双卡收录机前，“啪”地装上磁带，又“啪”地摁了一下按键，随即以手支颐，摆好一副欣赏的姿式。

强弱拍倒置的电子琴音乐，叮叮咚咚地在立体声扩音箱里骤然震响，立刻吸引了更多的欣赏者。

在拥挤的人群里，一个衣著花里花哨的小伙子，活脱脱象个西方时装推销员，一面目中无人地踩着柯平的脚尖，横冲直撞地窜到柜台跟前，一面中邪似地向远处的伙伴歇斯底里地喊叫：

“喂，快来快来，来劲儿的，迪斯科！”

真是少见多怪啊！柯平一面忍着脚尖的疼痛，一面向那位“迪斯科”的热狂症患者投去鄙夷的一瞥，心里话：“迪斯科”有什么不得了的？无非是音乐节奏的种类之一罢了。它大同小异于“伦巴”、“桑巴”等强节奏音乐。据说，“迪斯科”最早起源于非洲黑人音乐，并非西方世界的专利发明。许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，假如当初不在报刊上披露西方流行“迪斯科”的情形，而象六十年代末期全民大跳“忠字舞”那样，强令全国推行“有助于加快生活节奏”的迪斯科音乐和“有助于增强人民

体质”的迪斯科舞蹈，其结果会如何呢？

.....

“作家同志！”

忽然，在柯平耳畔响起一个亲切的呼声。同时，肩膀上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。柯平扭头一看，一个与自己个头和年龄都差不多的“准中年人”（三十五、六岁算中年还是算青年？柯平不甚了了，询问别的人也莫衷一是，所以柯平一向以此戏称），笑容可掬地站在面前，右手还亲热地搭在自己的肩膀上。

“哦，志远！”

柯平一眼就认出这位久违将近十年的老朋友高志远，高兴地喊了一声。与此同时，两个人一齐伸出的手，紧紧握在了一起。

“我们风华正茂的大作家、大编辑，脚步一向是金贵的，怎么今天也舍得时间来逛商场了？是周末的闲逛呢，还是出于创作的动机，抓灵感来了？你又有什么轰动舆论的大作快要完成了吧？嗯？”

高志远十分亲热地摇晃着柯平的手，嘻嘻哈哈地笑着，说了这么一大套。

“我……”柯平有个特点，最怕当面奉承他。哪怕是真诚的赞扬，他只要当面听到，就立刻浑身不自在，那张一向谈吐自如的嘴巴马上变得笨嘴笨舌，什么也说不出。此刻，高志远对他连夸带打趣，他更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只是“我，我……”我了半天，也没“我”出下文。

“你呀，真是‘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’哟！”高志远笑得更开